

唐

鑑  
附考異

二



唐

鑑  
附考異

三



唐

鑑  
附考異

四





唐鑑

附錄

二



施祖禹撰  
官



鑑

唐

附考

(三)

范祖禹撰  
音義



鑑 唐

異考附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BW T356/02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唐鑑卷之一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上

隋大業十三年

煬帝年號

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子世民、太宗

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使去聲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啓，開導之也。太宗

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

脅音協，下同。

高祖昵裴寂之邪。

昵，近也。尼實切。

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

厥，倚以爲助。

倚，依也。

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

幸聖治章，其民則而象之。

如影響之應形聲。

孔安國尚書傳：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

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

猾夏，孔安國注：猾，亂也。

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爲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爲後患。

將如字。

二者權以

濟事也。

後主綱傳：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大端也。

臣竊以爲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

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

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爲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

下面可爲歟。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唐本紀，書生見太宗曰：年

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

克，勝也。

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

史周紀：武王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又善武成。

戮蜚廉，惡來於海隅。

史秦紀：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

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

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

荀儒效：四海之內，莫不以聽上之所爲，去商之汙俗，被

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

孟離婁上：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

革之從風也。

語類：淵，君子之德風，小人

太宗始起兵而戮

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爲

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

復如字。

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

秦王

商辛於牧野。

壇音

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

其志。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

弟早膺圖錄，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

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譏而不正。孔子譏之。

語靈問。晉文公譏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譏。

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

關。

席卷。猶言。奄有也。

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

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

書說命中。無啓寵納侮。

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

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

懼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

相去聲。下同。

王謂僚屬曰。此詔諛者所爲耳。孤乘大政。而

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

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

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

禪去聲。

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

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泥王莽。

左襄四年。魏莊子曰。有夏后羿。自銀濤子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

泥。伯明氏之讎子弟也。上莽。漢元后之弟子。漢末篡位。號新室。泥土角切。

王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爲羞也。

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詔諛者所爲。故繁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爲之文

曰受禪於隋。

禪·時

是亦未免襲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陪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大雅文王詩。毛萇云。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

其數不億。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

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

書牧誓。王曰。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之公義也。況其父

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疆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

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

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皇帝位。奉隋帝爲酈國公。詔前隋蔡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

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

惡。烏放切。

亡天下。宜易其覆轍。

易音。

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

可不慎。

陛下今日卽位。而明日有獻鶴鵠者。

鶴音。

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

充妓衣。

儒音。

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

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

國晉語。與王賞諫臣。逸王觀之。

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

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孟序。正塗壅底。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  
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高  
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飴  
者之得濯。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孟。天下有疾其君者。皆赴愬於王。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

左隱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

姓者或以國。

如風俗通姓篇序。四氏於國。齊魯宋衛是也。

或以族。

族。謂宗族。

或以地。

如高氏出齊太公之後。食粟於高。因氏焉。

或以官。

漢倉氏。庚氏。其祖本

主倉庚之官。食貨志云。居官以爲姓號。法云。倉氏。庚氏是也。

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鄙陋無稽。

前漢婁敬傳。

敬賜姓。

而唐世人主遂以爲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爲同宗。

如唐李勣。曹州離狐人。

本姓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籍屬是也。

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強欲同

之。豈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

降。下江切。

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

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既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

遠去

自古君子易疏

易音異下同疏平聲

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

售發也

而戚於不見知也

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

解丸買切釋也

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鮮上聲少也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爲我語唐天子爲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臣祖禹曰商祖契

史殷紀殷契舜賜姓子氏

周祖后稷

史周紀周后稷名棄姓姬氏

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

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

唐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如亳州祠老子追隆玄元皇帝

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悖背

與王莽稱王子喬爲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

銑先典切降下江切

帝數之

數其過也

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

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

唐本傳銑梁宣帝子孫

屯難之世

難去聲

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考之

業雖僭大號

唐本傳義寧二年僭稱皇帝

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

固守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

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大破之靖直逼其都監軍門降

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

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僞之國。係壘其主。致之闕下。果。力迫切。繫也。孟。係壘其子弟。

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皆五代時僭僞者。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未之

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書召誥。祈天永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友。樹。植也。中允王珪。洗馬魏徵。洗。先典切。說太子曰。秦

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

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上聲。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

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卓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

也。夫帥師。專行誅。晉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

東宮。太子之稱。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儲。副也。太子之副貳。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

欲立之。能爲秦伯。不亦善乎。史。吳世家。吳秦伯。秦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

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

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唐鑑卷之二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尙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自驃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故不以一職名官

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

保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官

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

三公之官也

同上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

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

之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

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爲三公正一品而又有尙書省

尙書省尙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百官其屬有六尙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

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尙書省而又有九寺

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司農寺大府寺

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

空天下萬事備盡如此如網之在綱書盤庚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

正名。

語十三。必也正名乎。

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庸調法。

調去聲。下同。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

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

絁音施。

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

役者，旬有五，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

凡民貲業分爲九等。

貲音資。

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在四野者爲村，食祿

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歲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

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田也。

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

其後租庸

調法壞而爲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

同上。天寶以來，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井，租庸之法壞而爲

兩稅。

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

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注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與倍同。

後世未有能制

民之產。

孟漢惠土，賢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

同上。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井，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

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

同上。蓋亦反其本矣。蓋因合切。

何不也。昔哀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